

中国新闻名专栏 | 社评

□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

维护农民工权益 需要果断有力的行动

凡是执行力坚决和果断的地方和期间,农民工利益受侵犯的程度就小;凡是执行力薄弱和松懈的地方和期间,侵犯农民工权利的现象就多,就严重

据本报4月1日报道,山东省济南市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实行“零容忍”。近日,一批因拖欠农民工工资、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的建筑企业受到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严惩,其中4家建筑企业3年内不得进济南施工,10名不法包工头被清出济南建筑市场,8家建筑业企业被通报批评,包括一批在济南较有影响的知名企业。济南市有关领导介绍,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要靠企业家的良心,更要靠严格有力的制度。

济南市采取坚决和果断的行动,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,值得称道。

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一些行业,尤其是建筑行业俨然成为一个痼疾。一些地方每年都要花费大量人力、物力进行集中清欠,但到头来,仍然不能避免“年年清、年年欠”。为此,不少地方采取了农民工工资预储制度、对拖欠工资的企业实行市场准入限制等措施,收到一定成效。但在一些地方,这一问题并未根治。

究其原因,这与制度不健全、执法不彻底、行动不坚决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比如,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工资法律法规,没有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作出法律上的明确规定,虽然有些地方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,但层级和效力有限;比如,即使是在一些制定了农民工工资预储制度的地方,真正采取强行工资划拨的并不多;再比如,尽管有些地方规定,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实行市场准入,但执行力度并不大,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,执行与否的自由度较大。

图说

□赵春青/画



招牌

近日,一些网站流传一段《贫困大学生无奈火烧毕业证书》的视频——据《山东商报》报道,视频的上传者——28岁的小郑,即视频中火烧毕业证的大学生说,毕业后5年间他无数次投递求职简历,均被拒之门外。

工作不好找,有这种就业无门经历的,远不止小郑一个人。火烧毕业证,想必只是发泄心中的压抑和无奈,而不是真的认为书白读了,并从此放弃了梦想。

他就是回族信访干部——南乐县群众工作部部长李洪顺。

2009年10月21日晚,在接待完两批上访群众后,李洪顺回到家里,由于心脏病突发,5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
得到消息后,上访群众代表抱着花圈到家中吊唁。近德国乡王村农民王自和哭着说:“认识李部长两年多,每次他都喊我‘二哥’。他妻子可能现在都不知道,我这个‘二哥’是个上访的。”

这是一套仅有5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,四面的墙皮已经脱落,斑驳得像是一幅幅地图。一辆新式摩托车停在客厅,是整个房间唯一的“亮色”。

重车的主人是半个周岁的婴儿,躺在奶奶怀中,安逸而幸福。然而就在出生一个月前,她的爷爷——开封市信访局科员王建立去世了。

2009年9月7日,王建立像往常一样上班,在连续接待了两批群众后,头痛难耐的他请假去了医院。这一走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笑脸

记者广泛采访4位信访干部的同事、家人和上访群众后,眼前渐次清晰的影像却是:4位信访干部时常面带笑容,乐观开朗,心平气和,不失幽默。

“经常是正在家吃饭或休息,忽然接个电话就走了,周末加班是常有的事。”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的儿子毛长征回忆说,“听母亲说过,他夜里梦话说的都是信访的事。有些老上访户,全家人都叫得上名字。”

毛成11年信访局长的最后人生之路,密布着工作的步点,连睡觉时也未轻松过。扫去路上时间的落叶,记者找到的是他“快乐工作”的足迹。

“说了算,定了办,再大的困难也不变,激动的心,颤抖的手,工作不完我不走。”在原阳县信访局,大家都对他的两句口头禅耳熟能详。

“老王,这事你帮俺拿个主意吧。”“王大哥,俺有话和你唠唠。”“俺找王建立说,俺就信他。”在同事的记忆里,很多前来上访的群众常以这些话语“开白话”。

“他处理问题就像老中医看病,望闻问切,先了解来访意图,然后耐心解答,寻求解决办法。由于‘对症下药’,往往群众很信服。”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张柏松说,“他的办公室像个‘小集市’‘接诊所’,信访群众一批批进,一批批出,他从不厌烦。”

南乐县群工部部长李洪顺去世的消息传开后,近德国乡王村农民王自和一边擦着蘸蘸而下的泪水,一边给群工部的同志打电话:“俺们上访的能不能来吊孝?”

王自和说:“他当群工部长只有两年多时间,我每年找他10多次,通电话数不清。他几次到我家看望,还当我的‘导访员’,陪我到省里了解政策。”

2009年6月的一天,南乐县3个乡的100多名群众,租了4辆客车,要集体赴京上访,反映高速公路补偿低的问题。下午5点,李洪顺得到消息,迅速赶到群众集结地。

南乐县群工部副部长苏英杰回忆说:“群众坐在车上上不下来,只答应派代表下车谈。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7点,李部长在车外站了14个小时。有些事代表不同意,群众不同意,他就用电话同车上的群众沟通,挨个劝说。”

一些干部打不起这个“疲劳战”,建议采取措施。李洪顺开导他们:“啥时不要对群众做亏心事,不要怕群众闹,就怕群众不找。”

经过20多轮反复,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,最终拿出了群众认可的解决方案。这22小时里,李洪顺没合一下。

民政部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,遗体接送、存放、火化等基本殡葬费用全国人均在1000元左右,去年已有部分地区免除了基本殡葬费用——据4月6日《扬子晚报》报道,民政部表示,从今年起这项免费政策将向全国推广。

这是一好消息。所谓基本殡葬免费只是遗体接送、存放、火化等免费,而享受这一免费政策是有前提条件的,就是必须到民政部门下属(指定)的殡仪馆办理丧事——既然来了,会不会顺便得接受殡仪馆提供的收费服务呢?比如,遗体美容、骨灰盒的价格,会不会因为有了免费项目打底而收得要高一些呢?

据4月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,在成都一家殡葬用品商店只卖2000元的黑檀木骨

灰盒,在殡仪馆里竟然卖到6000元。1000元左右的基本殡葬费用是免除了,但被迫购买殡仪馆的骨灰盒却要多花几千元。这是否意味着,基本殡葬免费这项利好政策到了下面可能会走形变样,激起一些人“堤内损失

堤外补”的热情呢?基本殡葬服务由政府理单,可以由公益性殡葬服务单位提供,宗旨是让百姓平安离世,无论贫富。

在实际基本殡葬服务免费之外,还应

修高架路,崭新的房子就给拆了;一所小学才刚刚翻新,因为划入了新规划的中央商务区范围,拆除了是成了惟一的命运;因为开发商要买土地,建了才一二十年的房子立马就成了“危旧房”……

因为一些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与严肃性,有关部门似乎无需对短命建筑负责,反而能尽享双倍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,而公民对个人房产享有的财产权,以及纳税人对短命建筑的“出资贡献”,于是都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牺牲品。短命建筑所折射的,是规划部门有意或无意间表现出来的不专业与不科学。

此外,近来不时出现的“楼歪歪”、“楼脆脆”等建筑质量安全事件,更是直指有关部门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形式化和低质化。近年来,在建桥梁突然垮塌、用浆糊修补建筑裂缝、用生活垃圾充当建筑填充物、用毛竹代替钢

筋……豆腐渣工程的频现,让人心生忧虑。难道就唯有地震才能检验建筑防震等级是否属实一样,所有“检验合格”的建筑物也要等到事故出现时,才能暴露出偷工减料、设计缺陷等质量问题?想想都觉得可怕。

与这些年一些城市房价飞涨呈现逆向对比的是,一些建筑的质量却在下降。善良的人们也许以为,现有房价已经让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,不至于再昧着良心偷工减料挣黑心钱。可事实证明,越是暴利的市场越有低质的可能,当大家都只关心房价而不关心质量时,“楼脆脆”的出现也就可能“顺理成章”了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中国新闻名专栏 | 有话直说

□晏扬

殡葬服务改革,免费只是第一步

灰盒,在殡仪馆里竟然卖到6000元。1000元左右的基本殡葬费用是免除了,但被迫购买殡仪馆的骨灰盒却要多花几千元。这是否意味着,基本殡葬免费这项利好政策到了下面可能会走形变样,激起一些人“堤内损失

堤外补”的热情呢?基本殡葬服务由政府理单,可以由公益性殡葬服务单位提供,宗旨是让百姓平安离世,无论贫富。

在实际基本殡葬服务免费之外,还应

修高架路,崭新的房子就给拆了;一所小学才刚刚翻新,因为划入了新规划的中央商务区范围,拆除了是成了惟一的命运;因为开发商要买土地,建了才一二十年的房子立马就成了“危旧房”……

因为一些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与严肃性,有关部门似乎无需对短命建筑负责,反而能尽享双倍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,而公民对个人房产享有的财产权,以及纳税人对短命建筑的“出资贡献”,于是都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牺牲品。短命建筑所折射的,是规划部门有意或无意间表现出来的不专业与不科学。

此外,近来不时出现的“楼歪歪”、“楼脆脆”等建筑质量安全事件,更是直指有关部门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形式化和低质化。近年来,在建桥梁突然垮塌、用浆糊修补建筑裂缝、用生活垃圾充当建筑填充物、用毛竹代替钢

筋……豆腐渣工程的频现,让人心生忧虑。难道就唯有地震才能检验建筑防震等级是否属实一样,所有“检验合格”的建筑物也要等到事故出现时,才能暴露出偷工减料、设计缺陷等质量问题?想想都觉得可怕。

与这些年一些城市房价飞涨呈现逆向对比的是,一些建筑的质量却在下降。善良的人们也许以为,现有房价已经让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,不至于再昧着良心偷工减料挣黑心钱。可事实证明,越是暴利的市场越有低质的可能,当大家都只关心房价而不关心质量时,“楼脆脆”的出现也就可能“顺理成章”了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中国新闻名专栏 | 有话直说

□晏扬

殡葬服务改革,免费只是第一步

灰盒,在殡仪馆里竟然卖到6000元。1000元左右的基本殡葬费用是免除了,但被迫购买殡仪馆的骨灰盒却要多花几千元。这是否意味着,基本殡葬免费这项利好政策到了下面可能会走形变样,激起一些人“堤内损失

堤外补”的热情呢?基本殡葬服务由政府理单,可以由公益性殡葬服务单位提供,宗旨是让百姓平安离世,无论贫富。

在实际基本殡葬服务免费之外,还应

修高架路,崭新的房子就给拆了;一所小学才刚刚翻新,因为划入了新规划的中央商务区范围,拆除了是成了惟一的命运;因为开发商要买土地,建了才一二十年的房子立马就成了“危旧房”……

因为一些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与严肃性,有关部门似乎无需对短命建筑负责,反而能尽享双倍增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,而公民对个人房产享有的财产权,以及纳税人对短命建筑的“出资贡献”,于是都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牺牲品。短命建筑所折射的,是规划部门有意或无意间表现出来的不专业与不科学。

此外,近来不时出现的“楼歪歪”、“楼脆脆”等建筑质量安全事件,更是直指有关部门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形式化和低质化。近年来,在建桥梁突然垮塌、用浆糊修补建筑裂缝、用生活垃圾充当建筑填充物、用毛竹代替钢

筋……豆腐渣工程的频现,让人心生忧虑。难道就唯有地震才能检验建筑防震等级是否属实一样,所有“检验合格”的建筑物也要等到事故出现时,才能暴露出偷工减料、设计缺陷等质量问题?想想都觉得可怕。

与这些年一些城市房价飞涨呈现逆向对比的是,一些建筑的质量却在下降。善良的人们也许以为,现有房价已经让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,不至于再昧着良心偷工减料挣黑心钱。可事实证明,越是暴利的市场越有低质的可能,当大家都只关心房价而不关心质量时,“楼脆脆”的出现也就可能“顺理成章”了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相关。如果要想将目前我们30年左右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,笔者以为,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必须大大提高。

无论是一些城市规划的朝令夕改,还是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失灵,短命建筑多与规划、监管